

“新年伊始，一部《啥是佩奇》短视频爆红网络，视频中爷爷为了让孙子开心，四处求教，最终用鼓风机制作了一个“硬核版”的佩奇。这种充满代沟却温情无限的独特礼物，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你收到过哪些难忘的礼物？又给谁送过什么特别的礼物？海南日报记者走访3位不同年龄阶段的受访者，倾听新春礼物背后的故事。

那份特别的新春礼物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章佩岚母亲给她做的三样手拿包



李其文每年都要给老家贴春联



李其文老家的灶台

60后章佩岚： 青葱岁月的蓝色百褶裙

章佩岚是一位很优雅的女性，常常穿着剪裁精良的套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既知性又得体。“妈妈比我优雅，外婆又比妈妈优雅，外婆都是百岁老人了，出席孩子们的婚礼还会盘头发、穿旗袍。”已过天命之年的章佩岚提到长辈，语气中有小女儿般的骄傲与可爱，甚至还会在朋友圈晒妈妈给她亲手缝制的手拿包。

“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在新疆，最单调贫乏的日子，妈妈用蓝色的卡其布给我做的百褶裙，裙摆上用黄色丝线绣着朵朵向日葵，这是我最难忘的过年礼物。”章佩岚的母亲出生于1941年，是位“上海小姐”，曾就读于上海格致中学，年轻时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20岁出头去了新疆，即便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依然尽量保持着少女时期的生活习惯。

“那时新疆也没什么布料，妈妈就把爸爸的工装熨平给我做百褶裙，然后又用白色的布给我做了一件白衬衣。”有母亲的巧手与蕙质兰心，还在念小学的章佩岚穿上“妈妈的新年礼物”白衬衫与蓝色百褶裙，在学校引领一阵又一轮的“时尚风潮”，令周围的小伙伴羡慕不已。

“上海人在毛衣里会穿件衬衣，那时没有布料做衬衣，妈妈就给我做假领子。”今天是尖的假领子、明天是圆的、后天是格子的……不知情的小伙伴忍不住好奇她究竟有多少件衬衫？“其实，妈妈那时也没什么钱，每天晚上坐在灯下给人织毛裤贴补家用，织一条毛裤能挣2块钱。”

章佩岚现在还记得妈妈把羊毛捻成一根根的线，给她织样式不一的毛衣。“现在我还放着一件当年的毛衣，那是1982年我去读大学时，妈妈给我织的毛衣。”在章佩岚看来，那些织进衣服里的巧心思和暖暖的爱一直温暖着她。如今虽然条件好了，每年过年，章佩岚的女儿都会收到上海外婆寄来的亲手缝制的灯芯绒、金丝绒的新衣服。

“可我最难忘的还是那条蓝色百褶裙，那是那个年代一个母亲能给女儿的最好的爱。”章佩岚说，青葱岁月里那只是一条珍贵的裙子，而如今有了生活阅历的她，早已读懂那条裙子背后的东西——历经苦难的宽容与坚守，也更了解母亲优雅的韧性。“等我退休，我要把我们家的历史与故事整理成文字，让后代铭记这份优雅的力量。”

80后李其文： 新春为女儿写首诗

“拉着女儿坐在灶台前/等待火逐渐包裹一根木柴……”80后李其文的老家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下排溪村，这个“出生地”曾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诗篇里。今年大年三十，李其文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与女儿一起去看老家的老房子，给她解释过去烧饭用的灶台。“看着4岁的女儿坐在爷爷亲手做的凳子上似懂非懂的样子，我就给她写了一首诗当作新春礼物。”

其实老房子已经好久没住人了，李其文现在的家已经搬离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但他每年还是会回老房子贴春联，这已成为一种仪式与坚守。他说，回去后发现，墙缝里有草长出来了；看到小时候写的字、床、被熏黑的瓦，他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这就是他的出生地！“每个人每件物都有他的出生地，就如墙是草的出生地一样。这所房子有一天会倒，一个人也会归于过去，如何保留你的出生地？我想只有通过诗去记忆。”

他的诗篇写的几乎都是对乡村生活的感悟，孩子太小还看不懂，李其文干脆领着女儿接触他写过的瓦房、树木与田野。“我们老家离海就百十米，小孩子们水功自然了得，撑船游泳是家常便饭。”李其文小时候常常玩水、摸鱼抓蟹、爬树，现在担心女儿的安全，不敢完全复制他的童年生活，但今年回去他还是特地带女儿去划渔船，给她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排溪村承载了李其文的记忆与生命感受，他会讲他小时候的乐园椰子岛，讲他小时候下水上树的技艺。那时，小孩子不会爬树就没椰子吃，大家经常会在一起比谁的爬树水平高、谁的划水技术巧。“我女儿很喜欢听这些故事，有时看着她，我仿佛觉得她能够听懂，能够明白我对家、乡土、乡村的眷恋与不舍。”

在他看来，写诗是一种铭记，是对生活的感念，并带有温度，是送给孩子最特别的新春礼物。

90后宗子延： “星球蛋糕”送郭帆

2月11日，电影《流浪地球》票房破22亿元，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大四学生宗子延很激动，仿佛她也是剧组的一份子，有种“与有荣焉”的自豪感。“我早就知道这部电影一定会大火，郭帆学长来海南大学路演时，我特地亲手烤了一个星球形状的蛋糕送给他，就是提前祝贺电影大卖。”提及《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宗子延有种“看着他成长的感觉”。

“我最早关注他是在他拍《同桌的你》时，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位很有潜力的青年导演，但当时还不知道我们是校友。”宗子延心里也有一个电影梦，梦想着有天能成为一名电影人。因此，她很关注国内青年导演群体，对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

一个学日语的人却总想着电影圈的事，很多人明里暗里都劝过她的“不务正业”与“不切实际”。“有次偶然机会，我得知郭帆毕业于海南大学法学专业，一下子就点燃了我的希望，对他有了更多的关注与期待。”对宗子延来说，一个与她同样“不务正业”的人却能成长为优秀导演，这让她的梦想突然变得不再遥不可及，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与参照性。

因此，从郭帆决定拍摄《流浪地球》时，宗子延便一直祈祷着、祝福着、紧张着，仿佛郭帆实现了理想就像是她实现了电影梦。“《同桌的你》首站路演是海南，我猜《流浪地球》首站也一定会放到海南，就计划着路演时送他一份礼物。”为了这份礼物，宗子延前前后后准备了好几个月，并在平安夜提前送出了新春贺礼。

2018年12月24日晚上，郭帆携电影《流浪地球》剧组亮相海南，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举办影迷见面会，宗子延如愿以偿代表海南大学学弟学妹上台提前向郭帆赠送新春贺礼。“电影是大年初一上映，又是科幻电影，我当时刚好在蛋糕店打工，就做了一个星球形状的蛋糕送给他。”送蛋糕的时候，宗子延“近乡情更怯”，不敢站在郭帆旁边，有点害羞地站到离他最远的另一边。

其实，宗子延有点遗憾没能跟郭帆说句话，她内心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他：在自己的理想得不到亲人与朋友支持的时候、在不被理解的时候、在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不务正业”的时候，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不过也没关系啦，看到他实现电影梦，我知道只要坚持，有一天，我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说这句话时，宗子延的眼睛里闪烁着钻石一样的光芒。图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